

黃春明和他的小說

王安祈

黃春明，民國二十八年生，臺灣宜蘭人，很小就失去了母親，初中時因受不住繼母的虐待，衝動地於一個夜晚爬上了由宜蘭開往臺北的貨運車，開始了他獨立奮鬥的生涯。當他正瑟縮地躲在貨車裏時，被一個搬運工人發現了，他正惶恐的面對那雙憤怒的雙目，準備接受制裁時，而那個工人却丟給他一個麻布袋，叫他睡在裏面，黃春明說：「我那天晚上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溫暖。也就是從那晚起瞭解了憐憫弱小的重要。」

他後來考取了臺北師範，却因為他的衝動使他不能安穩的完成學業。他撕過學校的佈告，用椅子砸過教官，用拳頭打過校工，因此他由臺北師範轉到了臺南師範，又換到屏東師範，總算勉強地完成了學業。對這一切波折，他說了一句話：「社會上不平的事太多了。」

黃春明他自認有一股難以抑制的衝動，這股衝動使他走進惡劣的環境，同時也使他從惡劣的環境走出來。這是因為他對任何不平的事都要干涉要爭取，無論這件事是否關係到自己，他都不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得過且過。世界上有許多人是逃避的、苟且的、敷衍的活在一個小圈圈裏，這個小圈圈是按照自己的理想而畫定的，對於世上不公平的甚至殘忍的事，只要不關係自身，他們非但不出力來為人家爭取，反而把這一切摒除出自己的小圈圈之外。有的人甚至還意識不到，以為這個小圈圈就是人生的全部；有的人雖知道，卻沒有勇氣面對世界的真象，一味的懦弱、怕事、遲鈍、麻木，而到了別人的生死關頭上，這些反應便構成殘忍。舉例來說：「紅樓夢」裏的迎春，平時表現出來的個性是懦弱、怕事，當她的貼身丫環司祺被逐出賈府時，跪著求迎春說：

：「姑娘，好狠心啊！哄了我兩日，如今怎麼一句話也沒有？」那迎春却只拿著一本書看，真的是一句話也沒有，這不是殘忍是什麼？而黃春明却不如此，他使他自己看到了世界上活生生赤裸裸的形象，不使自己逃避真情，這種個性使他遭受了環境的橫擊，但也使他實實在在的活過，體驗了沒有逃避的、真實的生命，這就是他個人最大的收穫。

他後來在中廣宜蘭電臺主持「鷄鳴早看天」節目，他並不把這個僅僅當做一項職業來看，他說：「我要為知識水準低的百姓做些事。」要使他難以抑制的正義感得以發抒。當時宜蘭新任市長上任，許多損毀的路燈沒修，晚上一片漆黑，而市民們也都習慣於無光的夜晚——其實他們是不得不習慣，他們沒有能力，只得受人家的安排。而黃春明却不習慣，因為他不使他自己習慣。他在他的節目裏播了一段兩盞路燈的對白：一盞熄滅的路燈對亮著的路燈說：「你為什麼不熄滅休息一下？」「為什麼要熄滅？」「我們是上一任市長裝的，現在市長換了哪。」「噢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」於是路燈就一盞盞的熄了。這段對白播出沒幾天，市長就把路燈修好了。另外還有一個例子：一個發了瘋的小學教員自己用一根長釘挿入太陽穴，但刺偏了，沒傷到要害，他就拿著鐵鎚威脅外面的警員不許走近一步。當時黃春明也在場，他看到那教師一臉的憤怒、委屈、怨恨，他覺得這種表情對他而言是熟悉的，是似曾相識的，於是他就一邊向他訴說自己的委屈一邊向他走近，而那個教師也漸漸開始訴說他的委屈，終於放下了鐵鎚。黃春明把這段談話錄了音，在節目裏播放，但我們知道他絕不是為了節目而做這件事。在他的節目裏不是播些已成事實的案件，而是不斷發掘問題，尤其是知識水準低的人的問題。他說：「老百姓需要我們為他們說話，他們是無告的，而我們却握有傳達信息的工具。」由此，我們可以看出他從事新聞工作以及寫作，是有他崇高的理想的，而由他的作品，我們也可看出他確實是在為知識水準低的人做事，在為他們說話，為他們抱不平，這是一種愛心的施予。

在他的作品裏，除了以上所說的，我覺得他另外還想表現的一點是：各人的人生觀不同，有的人是以天下為己任，有的人却是對家庭負責，他們希望有一個美滿的小家庭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這樣就滿足了。這種

人生觀雖然較為偏小，但我們不能絕對地說這是錯的，而應考慮到造成這種人生觀的背景。在一個團體裏需要有領導別人的人，也需要有被人安排執行任務的人，而我們却不能說領導者是高高在上，執行者就是低低在下。領導者不過是知識、才幹較強，而他整個這個人却不見得比別人好，知識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全部，我們不能因某人少看了幾本書而瞧不起他。一個人要能出類拔萃，除了後天自身的努力外，先天條件也是很重要的。黃春明曾說：「一粒種子，被撒在肥沃的土壤裏，經人不斷的灌溉施肥，它很容易就能長得好。若是它被撒在貧瘠的土壤內，又未經人好好栽培，那它自然不可能長好。可是種子本身並沒有能力選擇它生長的地方，人也是如此。」他所提出的是一個命運的問題，在「兒子的大玩偶」這篇作品裏，他也曾明顯的說出：「命運是傲橫的」，他筆下的人物，只得無從選擇的生長在貧困的境遇，他們去做學徒，做妓女，做「廣告的」，不是他們不自求上進，而是爲了滿足人類最基本的物質需要。既然他們的生活都成了問題，又怎談得上受教育呢？所吸收的知識也必然不如機緣好的人。如果一個人吸收的知識多，那不僅表示他已擁有了這許多，而且他還有能力利用這些已有的擴充出去，眼光也不能不遠大；如果本身所吸收的就只有這一點點，那他根本沒有能力擴充出去，眼光無法遠大，更何況他們的現實生活急待改善，自然會以滿足目前爲職志。

他的小說裏的人物雖然知識水準都很低，但是他們都很善良，而且生活中都有一個目標、希望和承諾，他們都在爲此盡一切的努力。「魚」裏的阿蒼對祖父有一個「下次回來，我一定帶一條魚。」的承諾；「看海的日子」白梅希望有個孩子：「只有自己孩子的目光，對她才不會冷漠欺視。只有自己的孩子，才能讓她在這世上擁有一點什麼。」；「兒子的大玩偶」坤樹做「廣告的」（一種引起人注意和被疏落都苦惱的工作）是爲了不要把孩子打掉。無論這些希望和承諾是不是偉大的志向，但能爲正當的理想而不斷努力，這就是偉大，也表露出了人性的尊嚴。